

□于瑞桓

王府池子如果顾名思义就是王府的池子,所以外地人会以为它周边一定是亭台楼阁,一副皇家气派,可济南的王府池子却被民居包围得严严实实,不是当地人领着,那七拐八拐的入口还真不容易找到。王府池子至少有7个入口,5个都在住户的家里,真是妥妥的老百姓的池子。

这里的“王府”是指明英宗朱祁镇次子朱见濬的德王府。清军打进济南城后,一把大火把这个“居会城中,占(城)三之一”历经170多年的德藩故宫给烧了。等康熙五年,山东巡抚周有德再建时距被毁已近30年。30年间得有多少被德王赶走或新来的百姓在这里盖房筑屋啊。

若仔细观察王府池子一带的老房子,有很多都是石头房。听住在曲水亭小兴隆街的老人讲,这些石头大都是从曲水河道里捡的。不靠山的曲水河里的石头大概率就是当年德王府的围墙或建筑物了。根据明代王府的建筑规定:亲王府可以东西阔一百五十丈二寸二分,南北长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城高二丈九尺;墙厚:下宽六丈,上宽二丈,面积33万平方米。这个东至县西巷、西至芙蓉街、南至院东西大街(今泉城路)、北至后宰门的德王府,被火烧后可想而知会留下多少断壁残垣、石头瓦砾,老百姓建房自然会在废墟中捡拾可以用的材料。

临水而居是古代社会生存的前提,所以三十年间老百姓自然会在这里不断建房。等周有德建巡抚时,估计已是民房遍地。所以现在的珍珠泉和当年王府比小了一半。不是清政府还湖于民,而是百姓不断在此聚集,愣是把本来数十亩的濯缨湖围成了长30米,宽19米的王府池子。

但道光年间的《济南府志·山水》中并没有王府池子这名,仍叫濯缨泉,所以那时王府池子不过是民间的俗称。濯缨泉这名是在元代出现的,取自先秦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这水太清了,洗帽缨行,洗脚丫子不行。明德王朱见濬就很喜欢“濯缨”这名,不仅赋诗一首“印月池头月正明,主人曾此濯冠缨”,还修建了倒影入波的濯缨轩。这也证明这泉在王府时还叫“濯缨”而不叫王府池子。

“濯缨”这名字,我想它在被圈进德王府前,周围的百姓也不会叫。可以想象一下:两个街坊碰面打个招呼:“大娘,您到濯缨湖稠

王府池子这名虽然看似关键词是王府,其实点睛之字在这“子”上,这字最能体现出济南味。如果没有“子”,就叫王府池,它的历史渊源就不清晰了。一个“子”字,把这池子的王府与民间的双重属性杂糅在了一起。

## 最有济南味的泉



(洗)衣服去?”这多不对景!“濯缨”二字对大字不识一筐的百姓来讲太难理解了。如果它有个像大明湖、黑虎泉、珍珠泉这样形象明快的名字,大概率会继续沿用。所以老百姓叫王府池子就是图个好懂而已,应该没多少攀附权贵的意思。但也恰是这名,记载了济南曾有座名花匠岸、亭台错落的人间仙境——德藩王府。

所以王府池子的“子”字才是点睛之字。济南人爱把给他们带来生活方便的水湾称呼成“××子”的习俗,例如江家池子、陈家池子等。珍珠泉、趵突泉不是便利生活的泉池,所以不带“子”字。据说,王府池子一带的老百姓也爱叫它“大河涯”,但等要出版方便百姓出行的地图时,“大河涯”就指向性不明确了。所以在1902年光绪年代出版的省城街巷图中,就有了“王府池”的标记。濯缨泉就这样被老百姓改成了王府池子。

叫濯缨湖也罢,叫王府池子也罢,对老百姓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才是最首要的。据老人回忆,王府池子过去是没有石头岸的,就是泥巴的缓坡,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了石岸。那时水面几乎可以与岸齐平,很方便取水洗衣,并且在池子东北角还有个专门洗菜洗碗的

小方池,这样一个池子里洗澡、游泳、洗衣、做饭都不耽误。而紧靠池子的房子,一般都留有直接可以下水的后门。像王府池子东面的11号院,那时是我小学同学魏丽君家。但在上世纪50年代前,它是徐家的电机纺织厂,这也是济南第一家由人力机改电力机的纺织厂。据这家后人讲,当年他爷爷是靠给纺织厂送面,扫面布袋剩余的面,一两一两积攒创建了容记织布厂。谁能想到王府池子边上,一个看来如此普普通通的小院,还在济南近现代民族工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府池子西边是一座直接建在水里的二层青砖楼,据《1934济南大观》记载这里是东鲁饭庄的旧址。饭庄成立于1932年,但建于何时无从考证,大概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南部下方的缺角下有个很大的泉,出水量堪比趵突泉的一个泉眼,不知叫什么泉?道光年间的《济南府志·山水》记载:濯缨泉周围有灰泉、知鱼泉、珠砂泉、白云泉等,灰泉在濯缨泉东北。而现在的灰泉是在王府池西北角,如果按《济南府志》中灰泉定位,它真有可能是“濯缨泉”,而现在王府池中冒出一串串泉眼只不过是一些附属的小泉眼。但“濯缨泉”在北魏时叫“流杯池”,后又改名为“灰

泉”,所以现在的灰泉是不是原来的灰泉,也成了说不清的糊涂账。

前门在芙蓉街、后门在王府池子的,还有芙蓉街52号。我小学同学王小燕就住在这院,而且这院的后门是在王府池子北的浅河道处。几块大石头放水里,就是个简易桥,鞋都湿不了就从芙蓉街跨河到了王府池子街,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济南大明湖小学的学生主要就是来自这两个街区。同学间串门不用绕道,淌个小河沟就从张家玩到王家了。现在王府池子北岸赫赫有名的张家大院的第17代掌门——张汝琢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祖辈曾是“大明德王驾前带刀指挥”。

崇祯《历城县志》载:清兵“焚杀官兵绅弁数十万人,踞城十有四日乃去。家余焦壁,室有深坑,湖井充塞,衢巷枕藉。盖千百年来未有之惨也”!这里的湖自然少不了濯缨湖。

时光荏苒,解放后的王府池子成了这一带百姓的水上乐园。那时岸边的水不深,十来岁的孩子手扒在岸边,脚就能踩到地。现在的王府池在重修后,加高了岸石,老的岸已没在水里,所以若仔细看,能看到王府池子的岸是分二层的。

现在王府池子里放养了很多

锦鲤,又加上了石栏和灯光,使这汪清泉的观赏性大大提高了。尽管现在它与生活用途离得远了,但每每去王府池子,总能看到当地人或外地游客驻足参观。老济南人看的是回忆,外地人看的是新奇。在这犄角旮旯看到泉,比在人群攒动的公园里更独特,更有味道。

有个江西朋友电话里给我说,他在当地发现了一处非常奇怪的池塘,水清得居然能看到鱼!等他来济南,我领他看了被民房包裹而非公园里的王府池子,泉水不用人工净化就如此清澈,他简直惊掉了下巴。在王府池子,他实实在在体会到:家家泉水,城即园林。由于水质清,王府池子里没太有螺蛳,这与江南水域有很大不同。儿子因工作原因去了杭州,他住的地方河道密布,河里密密麻麻的螺蛳,用网捞都捞不尽。想起我们小时候在王府池子里找到一个螺蛳都会兴奋不已。螺蛳用它不宜在王府池子生存的事实,证明了泉水水质的清澈。

濯缨泉在王府是蓬莱般的仙境,回到民间的王府池子又成了日暖清秋可放鸭的池子;它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也滋养着百姓的生息;它历经朝代的更迭、城市的变迁,依然以原始的风貌把历史凝固。

当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时,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王府池子这一带老街走来。停一停,掬一捧清泉;听一听,落叶絮语清泉潺潺。这个淹没在百姓生活中的池子,如今又成了年轻人放空自我的好去处。看看小桥、流水、青石、古巷,还有张家大院的百年石榴,根在起凤桥2号、葡萄却挂满王府池1号的奇观——这里街巷窄得都挡不住葡萄串门。济南最窄的巷子翔凤巷也在这代,最窄处才0.8米,就是个墙缝,所以老百姓都叫它墙缝巷。这与八车道甚至十六车道的马路比,走起来只会悠悠荡荡,绝不会慌慌张张。有一次在老街碰到一个爱转古巷的小娃娃。他姥姥说,这孩子就爱逛小巷子,哪条通哪条他都知道。一个才两岁的孩子,是不懂什么思古之幽情的,我想是小巷的安静,街两边的门门相连,给了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王府池子没划进公园,王府池子一带的老房子也没大动干戈,这是规划者的明智。王府池子的民间性是体现“城即园林”与“城有园林”差别的最好的名片,它最有济南味。

投稿邮箱:  
qlwbrwqilu@163.com

编辑:于平 美编:陈明丽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水无形而有万形，水无物能容万物

请珍惜每一滴水

